

这些年来，名人行情，大有牛市之势。来到一个地方，类似有板有眼的“汇报”，已屡见不鲜：我县物产丰富，历史悠久，人文积淀深厚，各界名流辈出。某乡张三从军当了师长，某乡李四从政提了厅长，某乡王五从教成了教授，某乡陈九从文获了大奖……每回幸遇如此场合，我都会端然倾听、点头称善，就为享受一种与有荣焉的喜气。

我内心深处，钦慕质地优良的名人。前些日子，一月之内，两赴安徽合肥，就为完成自己景仰贤达的夙愿。

安徽乃名人大省，合肥系名大市，仅凭我浅陋的见识，便可列出一份长长的名单。但阴差阳错，多次瞥见的安徽，只

是火车飞驰中的浮光掠影。想想可叹，活了大把年纪，人生几近收摊，却连皖地尚未踏足，岂不愧对自己。

浩翰巢湖，西北岸边。安徽名人馆，好一座徽派“宫殿”。占地面积6.5万平方米（九个标准足球场大小），建筑面积3.8万平方米。这般规模，就名人专题场馆而言，国内最大，世界第一，已属板上钉钉。

该馆汇聚古往今来的安徽翘楚，个个赫赫有名，多达五千之众。馆舍内外，氤氲开文韬武略、彪炳史册、声震寰宇的圣贤气象。这叫人震撼，亦

缅甸，东南亚中南半岛上最大的国家，热带风光，景色迷人。有“古都之都”的曼德勒；有“金塔之林”的大金塔；有“高原之珠”的茵莱湖……然而，让我最难忘的是有“万塔之城”美誉的蒲甘。

蒲甘堪称为“缅甸的心脏”，贯穿在南北伊洛瓦底江中游东岸。公元11世纪，缅族在蒲甘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，即蒲甘王朝。相传1044年，阿奴律陀王兴建了第一座佛塔，历经240余年，五十五代王朝间，各朝大力兴建佛寺塔院，最多时佛塔数达44万余座，经过历史变迁，岁月洗礼，如今仍保留着三千余座佛塔、佛寺，印记着缅甸各个历史时期众多佛塔建筑的烙印，是世界上佛塔最多的古城之一。

我与几位好友，笑咪咪地坐上两辆旅游马车，悠闲自得穿梭在农庄里、公路旁、田野上，沿着曲折小径，四处可见一座座佛塔，散落在蒲甘大地上，形式不同、颜色各异、高低不一，巍然耸立，傲对碧空，似天上繁星，数不胜数，蔚为壮观。

蒲甘，兼容佛教文化遗址之魂，熔铸历史古城风情之大观，其佛塔佛寺的建筑艺术，独具匠心，气度不凡，是缅甸古老建筑艺术的缩影，这里有最著名的“四最”：最完整的雪西贡佛塔，完美而秀丽；最高大的大比纽佛塔，幽深而壮观；最结实的敌玛泽吉佛塔，坚固而厚实；最美丽的阿南达佛塔，精美而宁静。阿南达佛塔，外形是印度式的正方形大佛堂，塔座上屹立着七十多米高的塔身，塔身分层构建，层层向上，造型别致，四面各有一尊12英尺高的释迦牟尼立佛。

日出日落，蒲甘唯一被允许攀登的瑞参多佛塔，游人如织，我兴致不减，拾级而蹬，虽说脚脚狭小，难度不少，要攀登数十个台阶，才上一层楼面，我喘口气，绕个弯，继续向上，哇！终于到了塔顶层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叹为观止，俯瞰6平方英里的蒲甘大地，四周佛塔尽收眼底，美不胜收。

夜幕降临，导游带我们品尝“缅式农家乐”，这儿云集各种肤色的老外，生意火、嗨劲足，还需预订位呢！大堂，高大简陋；餐桌，长龙竖放，正前方搭有舞台，餐间，大锣敲响，大幕打亮，艺人用魔法般的双手，提线木偶灵活舞动，灵巧沟通，木偶戏优美婉转，精彩纷呈，展现着缅甸灯影里的生活故事，那木偶，色彩绚丽，造型丰富；那表演，妙趣横生，幽默动人，引来大伙阵阵掌声、吆喝声、碰杯声……

这片神奇的千年塔林，岁月远去，记忆林林总总，我耳闻目睹，记忆犹新。时针拨到三年前，一场地震，致使397座佛塔不同程度的损伤，有些甚至倒塌了，我国也全力以赴，举善任能，参与了捐赠、研究、保护等佛塔的修缮事宜，体现了中缅人民的“胞波情谊”。可喜的是，近日，缅甸蒲甘文化地区，正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《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》。

遗珠总会珍藏，经典总能永恒。蒲甘，文化的遗产，历史的画卷，我难忘！

最叫上海戏剧学院学生们开心的，是在艺术节期间在上戏举办的“青年艺术创想周”，这一整周时间，所有下午的课程都会暂停。老师不教书，学生不上课。谁也不闲着，演出、展览、讲座、互动游戏、戏剧、音乐、舞蹈、多媒体、皮影，校园里人来人往，脚步匆匆，除了上戏本校的师生，许多慕名而来的艺术爱好者，也纷纷涌来，赶赴这场盛大的party。

在所有的演出中，每年最叫人惊喜的，是利用校园环境而设的环境戏剧和装置。今年有一部原创巴士沉浸式戏剧《最远的71路》，在71路公交车内上演，你以为是校车，可登上去，经历的却是一个女孩

的一生，漫长的人生之旅被浓缩在一个小时的车程中，演员们没有台词，用肢体表现着相识、相恋、相知、相守。公交穿行在城市的街头，周围熟悉的景色，正是每天的下班路，物我两忘，亦真亦幻。全新的观演方式，让演员和观众、主体和客体、车程和旅程不知不觉融为一体。此外，校园内的草坪变身成赶考路，《南柯一梦》上演了落榜书生的憾意人生，有上戏“第二食堂”之称的咖啡馆变身成演出场，隔着落地窗上演《美喵人生》。

而许多普通观众，最喜欢的节目就是每晚红楼大草坪前的演出，舞蹈、民乐、国标

舞、音乐会、表演赛，场场不同，这种露天形式的演出，让人吹着晚风、跟着摇摆、轻轻和唱，好不惬意。

去创想周，你不需要做攻略，也不用关注哪些是网红打卡点，校园的每个角落都是艺术，放松心情，随便在红楼前的大草坪上坐下，或是走进红楼里的任意一间教室，也许就“穿越”到另一个世界。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艺术家们，用自己的真诚，发出对人生、命运、真实等问题的探寻与思

之差退回来。想当年少年有志气，以憋足一口气的方式记住蔡永祥，连带着，竟依稀未忘，他的故乡是安徽。

这回在肥东，无巧不成书，听闻蔡永祥的出生地，正是城南长临河。我的探访，倏地变得单一，远离古代包拯、近代李鸿章等当地名人，而回返少年情结，专注于与我仅差两岁的偶像。

又一日，肥水以西，三河古镇，杨振宁的出生地。我预先请示领队，独自先行造访杨氏旧居。东西向一溜狭长的老屋，屋内每件展品，以各自不同的“经历”，述说着同一个聪慧孩童，如何在外婆膝下，蹒跚学步，牙牙习语，识字描红。数年后，这位翩翩儿郎，离开三河，走向厦门、北京，远涉大洋彼岸，成为三十五岁获得诺贝尔奖的才俊，成为专业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杆，成为享誉世界的物理学泰斗。

见识过众多假货，仰慕名士的初衷始终未变。庆幸自己，每每受到杰出人物精诚之气的触碰，仿若谛听到怦然心跳。合肥神奇，先后不过数日，胸腔里屡屡摇荡开来。

我在川东北崇山峻岭间长大，少有愁闷与悲凉，五六岁，便喜欢听大人们回音撞山的放歌。比方这种劲道十足的句子，洋洋盈耳，叫作巴山“莲花落”：

要喝就喝苞谷酒，
要烤就烤青杠火。
要吃就吃老腊肉，
要服就服背二哥。

在小小年纪的认知里，负重前行的背二哥，尤其是一位背动三百多斤石料上坡下坎的好汉，远近闻名，是我平生第一位佩服透顶的英雄。

我从小用毛笔写字。读私塾当然用毛笔，读小学中学也用毛笔。给父亲写信用毛笔。当时看到大哥哥们用自来水笔，羡慕得不得了。我二哥就有一支犀飞利自来水笔。抗战结束后，我当过小公务员，更是用毛笔，“等因奉此，等由准此”，写个没完。不过我买了一支爱弗释自来水笔，我把它插在衣袋上，却被小偷迎面过来偷走了，真懊恼。

新中国成立后我再没用过毛笔，后来有了圆珠笔就用圆珠笔了，直到如今。

如今叫我用毛笔写字的话，我都写不来了。

我原有一个朱汝珍世伯送给父亲的精美小墨盒，因不用毛笔，没用，放在楼下，不知给小舅子他们弄到哪里去了。实在可惜。

说笔

任溶溶

人的一生，漫长的人生之旅被浓缩在一个小时的车程中，演员们没有台词，用肢体表现着相识、相恋、相知、相守。公交穿行在城市的街头，周围熟悉的景色，正是每天的下班路，物我两忘，亦真亦幻。全新的观演方式，让演员和观众、主体和客体、车程和旅程不知不觉融为一体。此外，校园内的草坪变身成赶考路，《南柯一梦》上演了落榜书生的憾意人生，有上戏“第二食堂”之称的咖啡馆变身成演出场，隔着落地窗上演《美喵人生》。

而许多普通观众，最喜欢的节目就是每晚红楼大草坪前的演出，舞蹈、民乐、国标

舞、音乐会、表演赛，场场不同，这种露天形式的演出，让人吹着晚风、跟着摇摆、轻轻和唱，好不惬意。

去创想周，你不需要做攻略，也不用关注哪些是网红打卡点，校园的每个角落都是艺术，放松心情，随便在红楼前的大草坪上坐下，或是走进红楼里的任意一间教室，也许就“穿越”到另一个世界。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艺术家们，用自己的真诚，发出对人生、命运、真实等问题的探寻与思

校园里，那各式的舞台

雷雯

当你匆匆走过既往熟悉的校园，总有一两处让你驻足，停下来追问那个永恒的母题，艺术是什么？艺术为什么？它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庙堂专供，也不是曲高和寡的人间另类，它是近在身边，可闻可感的血脉呼吸与年轻生命。

游园一圈，已是夜晚。走出校园，回首望去，你会感觉刚才过去的那几个小时，仿佛是做了一场春秋大梦，穿越了前世，又拷问了今生，而接下去，你将步履不停地奔赴自己的人生剧场，那里有你日日牵挂的场景和情节，角色和主题。

明起刊登一组《阅读中的真善美》。敬请关注。

月初，南京印社成功地在徐州举办了“大汉气象——国际篆刻名家名社邀请展暨中国·徐州两汉金石文化论坛”。七十多印人，包括日本和马来西亚等国的友人与会。展览大厅悬挂着风格各异的印屏，显示了我国当代的篆刻水平。由于展有外国友人的作品，也可说是显示了亚洲当代的篆刻水平。

篆刻，虽然是小道，仍可说是雕虫小技，因为喜欢的人多，现在成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，倒也不可小觑。

不过，南京印社作为一个纯民间团体，挑起这么重的担子，举办如此规模的活动，不得不令人佩服。而且，在徐州当地书法篆刻团体的协助下，还说服当地的收藏家，在会场的一个又一个玻璃柜台里，展出了秦汉古印、秦汉砖和汉砖制作的砚台……由于是私人珍藏品，从未公开展览过，吸引着大家，甚至胜过墙上的各路英雄的作品。尤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，竟然展出了传奇般的汉代“滑石印”，令孤陋寡闻的区区大开眼界。

严肃的篆刻家都知道，创新固然重要，以秦汉为圭臬同样重要。秦汉玺印，大多是铜质的，也有不少量的玉印和金银质的。过去，大概都以为以石为印，是从元、明开始的。近些年，听说出土了石质的汉印，现在展示了几十个私人秘藏，令我大吃一惊。但隔了玻璃，未能一亲为憾。

篆刻的展览会，我参加过许多次，原以为是老套路，加上已近年末，要回日本过年，本不打算参加。承南京印社的朋友一再敦邀，只得安排时间前往。但真的是不虚此行，收获多多。真希望我们的海上印社，也能举办甚至更好的全国性国际展览。

观展以外的活动，同样精彩。开幕当天的下午，举行了研讨会。和常见的吹吹捧捧的套路不同，严肃的与会者，能够提出截然不同的意见。虽然北方已是残秋，场内却是春意盎然。举一个例子吧，我的同门兄徐正廉，思路一向前卫，他提出一个观点，说虽然无法突破唐代楷书的壁垒，但是在草书和篆刻方面，我们已经超越了古人……西冷同社兄李早笑嘻嘻地反驳，说不赞成正廉兄的观点，虽然大家是好哥们。早兄说，现在的草书不要说和唐代比，有谁能超越明朝的祝枝山吗？篆刻不要说和秦汉比，有谁能超越吴昌硕吗……

徐正廉兄和李早兄，也是我的好哥们。不过，我赞成早兄的观点。不薄今人爱古人。

会议之外，还组织大家参观了博物馆和楚王陵。主要是观摩汉画像石和出土的汉代文物。吸引我的，倒不是金缕玉衣之类的国宝，而是楚王陵的本身。凭借简陋原始的工具，一锤一锤在坚硬的石山凿出百多米的地下通道和一个又一个的洞窟，简直无法想象。二千年前的劳动者，显示出的伟大精神，不得不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在这几天的活动中，晤老朋友，识新朋友，忙得不亦乐乎。特别应该记录一下的，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唐锦腾先生，一见如故。因为他是大篆刻家叶潞渊丈的崇拜者和研究家。一提到令人难忘的

潞丈，彼此都有说不完的话语。唐先生是马国权先生的篆刻弟子，因为马先生的介绍，他曾来上海叶府拜访，还请潞丈刻过几方印章，这应该是潞丈的最晚期作品。

在交谈中，唐先生问我，说叶潞渊先生的汉印刻得非常好，该如何概括其特点呢。我回答说，苍茫。不意背后突然有人插嘴，操着嘉兴桐乡那一带的口音，说叶潞渊没有苍茫的。我瞥了一眼，回答说，叶潞渊先生比他的老师赵叔孺先生，比他的师兄弟陈巨来先生，大概可以说苍茫二字。

唐先生把叶潞丈的作品，二个字的，三个字的……分门别类，整理得有条有理，下了极大的功夫。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位真正研究潞丈印艺的专家。佩服。

我也是叶潞丈印艺的崇拜者，三四十年前有幸经常聆听教诲，也搜集了一些潞丈的印蜕，而且有一些是唐先生没有见过的。附图的二方巨印，每一个廿八字。唐先生听了大为吃惊，连连问我缘由。唉，五十多年了。那是辽宁省博物馆为了充实印章藏品而征求的。内容是指定的毛主席七律。印石是馆方提供的，大五公分，惜质地很差。潞丈命我磨平印面，极松软，且软硬不均匀。潞丈刻好后，持印蛻往访钱君匋老师，恰我也在座。老师读了印蛻，连连称好。的确，二方巨印正大气象，严谨端庄，又显苍茫。突然，钱老师“哎啊！路公，错了！黑手高悬霸王鞭，不是霸王鞭”。原来叶潞丈误刻了“王”字。潞丈连连“哎啊，哎啊”！想了一想，说还可补救。椅子还未坐暖，便匆匆归去。

第二天，特地诣谒潞丈，文出示修改好的印蛻，把“王”的上面一横，二头向上一翘，中间加了小小的一点，成了“主”字。

我检出这枚印蛻，发给唐先生存档，也高兴地贡献给各位读者欣赏。

当你匆匆走过既往熟悉的校园，总有一两处让你驻足，停下来追问那个永恒的母题，艺术是什么？艺术为什么？它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庙堂专供，也不是曲高和寡的人间另类，它是近在身边，可闻可感的血脉呼吸与年轻生命。

游园一圈，已是夜晚。走出校园，回首望去，你会感觉刚才过去的那几个小时，仿佛是做了一场春秋大梦，穿越了前世，又拷问了今生，而接下去，你将步履不停地奔赴自己的人生剧场，那里有你日日牵挂的场景和情节，角色和主题。

明起刊登一组《阅读中的真善美》。敬请关注。

当你匆匆走过既往熟悉的校园，总有一两处让你驻足，停下来追问那个永恒的母题，艺术是什么？艺术为什么？它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庙堂专供，也不是曲高和寡的人间另类，它是近在身边，可闻可感的血脉呼吸与年轻生命。

游园一圈，已是夜晚。走出校园，回首望去，你会感觉刚才过去的那几个小时，仿佛是做了一场春秋大梦，穿越了前世，又拷问了今生，而接下去，你将步履不停地奔赴自己的人生剧场，那里有你日日牵挂的场景和情节，角色和主题。

明起刊登一组《阅读中的真善美》。敬请关注。

